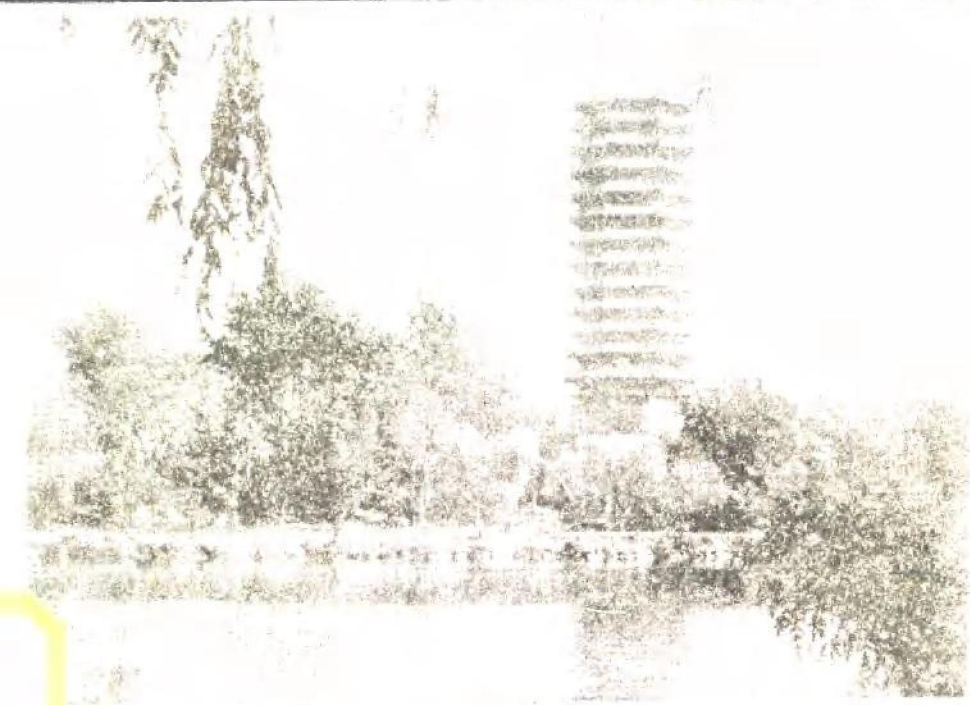


# 燕園史話

李德新題



工人出版社

# 燕园史话

苏 勇 樊 竞 著

工人出版社

**燕 园 史 话**

苏 勇 樊 竞 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4 24/32 字数101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统一书号: 11007·30 定价: 1.00元

# 目 录

|                |      |
|----------------|------|
| 一 燕园历史.....    | 1    |
| 二 燕园名胜.....    | 31   |
| 李大钊铜像          | (31) |
| 毛泽东塑像          | (33) |
| 办 公 楼          | (34) |
| 西校门石狮          | (35) |
| 石 舫            | (37) |
| 钟 亭            | (39) |
| 校 景 亭          | (40) |
| 图 书 馆          | (41) |
| 镜春园与鸣鹤园        | (45) |
| 蔚 秀 园          | (46) |
| 斯 诺 墓          | (48) |
| 御 制 诗 碑        | (49) |
| 花 神 庙 碑        | (53) |
| 梅 石 碑          | (56) |
| 明吕乾斋吕宇衡祖孙墓志铭   | (61) |
| 恩佑寺与恩慕寺        | (65) |
| 蔡元培铜像          | (32) |
| 西校门和娄兜桥        | (33) |
| 华 表            | (35) |
| 水 塔            | (36) |
| 翻尾石鱼           | (38) |
| 岛 亭            | (40) |
| 临 湖 轩          | (41) |
| 红 楼            | (44) |
| 朗 润 园          | (45) |
| 承 泽 园          | (47) |
| 葛 利 普 墓        | (48) |
| 三一八烈士纪念碑       | (50) |
| 杭 爱 碑          | (54) |
| 米玉(昆泉)墓志铭      | (59) |
| 圆明园遗物          | (67) |
| 三 历代名人与燕园..... | 68   |
| 米万钟与勺园         | (68) |
| 和珅与淑春园         | (71) |

|        |      |         |      |
|--------|------|---------|------|
| 蔡元培与北大 | (75) | 严 复与北大  | (78) |
| 李大钊与北大 | (81) | 司徒雷登与燕园 | (87) |
| 斯 诺与燕园 | (88) | 毛泽东与北大  | (94) |
| 鲁 迅与北大 | (97) |         |      |

|        |     |
|--------|-----|
| 四 燕园今天 | 102 |
|--------|-----|

|              |     |
|--------------|-----|
| 附录 明清两季咏燕园诗选 | 113 |
|--------------|-----|

## 一 燕园历史

人们亲昵地把北京大学的校园称谓“燕园”。

燕园旖旎优美的风光是北京大学的骄傲，也是中外来宾流连瞩目的地方。

这里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校园，荟萃了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每年为国家培养几千名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而且以它悠久的历史 and 卓萃的文化为人们所敬慕和称颂。

燕国的范围，现在已经包括明朝米万钟的勺园、清朝的淑春园、郎润园、镜春园在内。所以说，燕园的历史与勺园、淑春园等园林的兴衰息息相关。而这些园林的更迭，又与北京西郊园林的开发紧密相连。因此，我们首先要从北京西郊园林的发源与兴起讲起。

北京作为辽代的陪都和金、元、明、清四个朝代的首都，前后经过近千年的开发，以他丰富浩瀚的文物古迹和美不胜收的风景，蜚声中外。而西郊风景区以富丽堂皇的皇家离宫殿堂和山清水秀的私家园林野景杂错其间，相得益彰，自古就是人们向往、游憩的胜地。而燕园就是其中最引人注目和蜚声遐迩的一个。

早在辽金时代，北京西郊一带，妍丽的风景和丰沛的水源，就引起皇家贵戚的注目，纷纷在此地修建离宫别院和寺庙。在玉泉山下，辽代建有行宫，金代建有离宫芙蓉殿（相

传金章宗曾在此避暑，又有传说金章宗曾在钓鱼台钓鱼），在香山，金朝也曾建有离宫，香山寺（又称甘露寺）就是建于金大定二十六年，金世宗赐名为大永安寺。西山的大觉寺，建于辽咸雍四年，初名清水院，金时称灵泉寺，是西山八大院之一。

到了元朝，北京正式建设为都城，命名为“大都”（以今日之中海和北海为中心）。在元朝建设大都城皇宫的过程中，为了解决皇城用水问题，看中了玉泉山丰沛甘冽的水源，并把玉泉山“天下第一泉”的水引进大都城。元世祖忽必烈并在玉泉山下建造了昭化寺。元朝时，除了皇家在香山、玉泉山一带建有离宫别墅，新建或重修了一些寺庙，作为他们游玩休憩之所外，许多文人学者也经常到西郊一带来游玩，欣赏这一带秀美绮丽的风光和精绝的文物古迹。其中必经之路就是海淀。当时海淀一带到处都是湖泊。“水所聚曰淀”，海，形容其多也。这一带的山村野景，有似江南水乡，塞外绿洲，文人墨客们经常到这里游玩唱和，兴致骤增。元朝时，海淀一带虽然是游人经常来的地方，但是那时这里除了农民的草屋茅舍之外，并设有什么象样的园林建筑。可是到了明朝，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明洪武元年八月二日（1368年9月12日），明朝军队攻占大都城后，将这里改名为北平，明成祖朱棣又把北平改为北京，并在北京大兴土木修建皇宫及城垣坊市，于永乐十九年（1421）正式迁都北京。明朝的皇帝除在城内大张旗鼓地兴师动众修建皇宫和御苑外，同时把注意力放在西山一带。除了要引用玉泉山的水作为皇宫中的用水以外，西郊“不道

碧山常淡扫，一层残柳一层云”和“野色苍苍接蓟门，淡烟疏树碧氤氲”的风景自然也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为此帝王们在西山先后重修了十方普觉寺（改称寿安禅林，后又改称永安寺）、大觉寺、圆静寺等庞大古建筑群，新建了大慧寺、真觉寺、慈寿寺塔、摩诃庵等，并和辽、金、元朝的皇帝们一样在玉泉山和香山修建离宫别苑，作为他们游玩驻蹕之所。

不仅皇家对北京西郊一带的青山秀水大感兴趣、格外钟爱，一些有地位的文人和士大夫也对这里的山村野景迷恋不已，几致忘返，“都人结伴呼从”，“谓之辞青”。那些有权有势的大臣们相继在这里修建别墅。明朝正德年间显赫一时的宦官于经也看中了西郊的风水，在碧云寺建了生圻，后来的魏忠贤也仿效之，不过他们的下场都很糟糕，没等死就垮台了，死后都没能葬在预先建造的墓穴里，至今连个遗迹都难以寻觅。

中国的文人学士历来都是喜爱秀丽山水的，京都的西郊，自然就是他们经常游赏的胜地了。清朝学者吴长元在《宸垣识略》一书中说北京西郊西山一带“流泉满道，或注荒地，或伏草径，或散漫尘沙间。春夏之交，晴云碧树，花香鸟声，秋则乱叶飘丹，冬则积雪凝素”。明代书画家文征明用“十里青山行画里，双飞白鸟似江南”的诗句来吟颂西郊山水。一代文豪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忘情地写下“雁被西风驱遣，人被西山留恋”的佳句。“庐结西郊别样幽”的曹雪芹，在“著书黄叶村”时，“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萝门巷足烟霞”的瑰雅景致启迪了他的创作灵感。明朝诗人李东阳（天顺年间进士，曾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就曾经多次来到这里，作了许多诗来吟咏西山“云里荡胸看缥缈，溪边洗耳听潺湲”的绝



美风景。他作的《西山十首》之一中说：

石桥沙路转逶迤，青草园林白露时。  
遥看好山频驻马，缓寻流水细吟诗。  
松间客到题名久，云里僧闲出定迟。  
也识醉翁非爱酒，笔囊茶具自相随。

在他写的另一首诗中也有“石壁诗存见客名”之句，与上面引用的诗中“松间客到题名久”，都说明当时很多诗人都曾经来到这里吟咏，题名留念。而且比李东阳及其同代人，早好多年就有人来过这里。

这是西山一带的情况，那么海淀一带情况怎样呢？据1929年在北京大学燕南园西北角土坡中出土的米玉（昆泉）的墓志铭说，他“葬于海淀之原，盖公所自卜者。”米玉是米万钟之父，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逝世。说明早在万历初年，米家就已经看中了这个地方，并购为已有。海淀的特点是水，“高粱桥西北十里，平地出泉焉，滂滂四去，潏潏草木泽之，洞洞磬折以参伍，为十余奠潏。北曰北海淀，南曰南海淀。或曰：巴沟水也。”（《帝京景物略》卷五）又据王嘉谟《丹棱泚记》说：“帝京西十五里为海淀，……湖圜而驶，於西可以舟。其地虚敞，面阳有贵人别业在焉，土木甚盛。最后为楼一区，泚自垣以西，入於楼之唇，为小湖，桁二舸二，中多菱芡鱼鳖之属，上有竹万个，篴簞垂丝，簞笏杂生，又有石苔沙棠甘菊忍冬幽兰之类，靡芜蔓延，以入於泚。竹最美，亦帝京之仅有也。”“溪中倒映见西山诸峰如镜，小鱼淦淦如吹云。又南为陂者五六，泚水再潏为溪，有村一，是东雉，土人汲焉。”（《天府广记》卷三十七）海淀一带多泉多溪，远衬苍翠西山，层峦叠嶂，

以碧水澄澈引人入胜。历代诗人题咏甚多。明朝著名诗人王嘉谟作《海淀偶题》四首，其中二首是：

燕市尘尘影，无人惊日斜。  
半程西郭地，一水隔山家。  
荒竹抽高笋，野桃报晚花。  
丹青多殿阁，只此似京华。

植杖林垌外，栖迟不自期。  
十年更地主，一日偶山陲。  
湖阔雁凫静，风过香气随。  
未衰诗酒业，闲赏称清时。

“湖阔雁凫静，风过香气随”。确实形象地反映出海淀当年景自天成的婀娜风光的真实情景：辽阔静谧的湖面上，群鸟在自由自在地飞翔，荷香、稻香、花香，微风吹拂依依的杨柳，香气阵阵袭来，的确令人心旷神怡。

就在现在北京大学西校门外南边十几米远处当时有一座桥，“曰娄兜桥，一曰西勾。”那时也是引人驻足的一个去处。王嘉谟游到此处诗兴大发，作了几首诗。其中的一首诗引说：“海淀娄兜桥上观鱼，信步西行，境益清胜”。诗文是：

渊渊溪水中，青蒲叶靡靡。  
翳然林木间，幽怀果子美。  
香草光波澜，山梁雉文雉。  
拔蒲自濡足，蒲根芳且旨。  
可以佐糗粮，吾何事耒耜。  
寻幽复远涉，济胜矜自喜。

夕阳忽西流，平湖白烟起。

慷慨成一诗，行歌出山市。

清澈的溪水潺潺地流淌，站在娄兜桥上便可以看见鱼儿在水中欢快地畅游。恰如林则徐的挚友，近代爱国主义者魏源在游海淀的诗中所云：“万行柳色万声莺，啼遍千门万户春”，“他年若写春明梦，金碧楼台水墨山”，“云外楼台楼外塔，水中树影水中山”。这样美妙的景色怎么不叫人留连忘返呢。难怪那些达官显宦和文人学士在海淀一带先后建造起一座座别墅和私家园林。当时在海淀一带建造园林建得规模最大，最为富丽的当要数武清侯李皇亲之园。武清侯李伟是明朝万历皇帝的外祖父，有钱有势，炙手可热，便在北海淀，修建了一个大花园，地址就在现在北京大学西墙外，一路之隔。命名为“清华园”，俗称李园。李园规模宏伟，“园广十里，正中浥海堂，堂北亭置清雅二字，明肃太后手书也。园中牡丹多异种，以绿蝴蝶为最，开时足称花海。”（《宸垣识略》卷十四）当时称其为“京国第一名园”。《帝京景物略》中是这样描写“李园”的：“亭一望牡丹，石间之，芍药间之，濒於水则已。飞桥而汀，桥下金鲫，长者五尺，锦片片花影中，惊则火流，饵则霞起。汀而北，一望又荷蕖，望尽而山，剑铍螺矗，巧诡於山，假山也。维假山，则又自然真山也。山水之际，高楼斯起，楼之上斯台，平看香山，俯看玉泉，两高斯亲，峙若承睫。园中水程十数里，舟莫或不达，屿石百座，槛莫或不周。灵壁、太湖、锦川百计，乔木千计，竹万计，花亿万计，阴莫或不接。”（《帝京景物略》卷五）

稍后，明朝米万钟便在李园的东面一箭之地建造了一座勺园。米万钟，字仲诏，是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曾任永宁、

铜梁、六合等县县令，后又曾任廷评、工部郎中，曾多次到过江南，对我国南方的水乡秀色和杰出的园林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到都城后，先后在城内其寓所附近建有“湛园”和“漫园”。这还不尽满意，他又看中了海淀这个地方，湖泊相连，有似江南水乡。便想在此处建园。米万钟因财力有限，园子不大，规模只近李园的十分之三，但它“村屋桥梁，略加点缀，遂与（李园）争胜。”他充分利用丰富充沛的水源和星罗棋布的湖泊，以水取胜，命名为“勺园”，取“淀之水滥觞一勺”之意。明代诗人袁中道描摹勺园道“到门唯见水，入室尽疑舟”。《天府广记》中说：“海淀米太仆勺园，园仅百亩，一望尽水，长堤大桥，幽亭曲榭，路穷则舟，舟穷则廊，高柳掩之，一望弥际。旁为李威畹园，钜丽之甚，然游者必称米园焉。”这几段描写可以说是突出了“勺园”最大的特点——水。关于“勺园”明代人刘侗、于奕正所撰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也有比较详细的描写：“米太仆勺园，百亩耳，望之等深，步焉则等远。入路，柳数行，乱石数垛。路而南，陂焉。陂上，桥高於屋，桥上，望园一方，皆水也。水皆莲，莲皆以白。堂楼亭榭，数可八九，进可得四，覆者皆柳也。肃者皆松，列者皆槐，笋者皆石及竹。水之，使不得径也。栈而阁道之，使不得舟也。堂室无通户，左右无兼径，阶必以渠，取道必渠之外廊。其取道也，板而槛，七之。树根槎丫，二之。砌上下折，一之。客纵桥上指，了了也。下桥而北，园始门焉。入门，客懵然矣。意所畅，穷目。目所畅，穷趾。朝光在树，疑中疑夕，东西迷也。最后一堂，忽启北窗，稻畦千顷，急视，幸日乃未曛。”《日下旧闻考》引用《燕都游览志》介绍得

比较具体：“勺园径曰风烟里。入径乱石磊砢，高柳荫之。南有陂，陂上桥曰纓云……下桥为屏墙，墙上石为雀浜。……折而北为文水陂，跨水有斋，曰定舫。舫西高阜，题曰松风水月。”

这段文字描写得比较形象、生动。但是勺园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仍然觉得还不够详细。所幸米万钟曾有一幅亲笔画，叫《勺园修楔图》，为我们展现了勺园当年的风貌。米万钟是明朝末年驰名的大画家，他亲笔把勺园的风光绘成一长卷，保存至今，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中。作者用工笔写实的手法把园中景物维妙维肖地描绘下来。我们从画中可以看到，如果从勺园的北门趵入，可以看到门额上写着“风烟里”三字（因为勺园又名“风烟里”）。进门后是一座大桥，名为“纓云桥”。过桥而北有“水文陂”和“定舫”，这是在湖边上建造的两幢甚是幽雅别致的房舍。这些都和《燕都游览志》中的记载完全一样。再往前走就是曲折有致的桥梁——“逶迤梁”和“勺海堂”。在勺海堂的院子里，翠柏森森，苍松如盖，太湖石林立其中。凝目一望，白莲铺满池中，有如银河泻地瑞雪漫漫。勺海堂右面有曲廊，直通“太乙叶”——这是有点像舫一样的一座房子。在太乙叶东面有茂密的修竹，使这里有些江南农家的田园风味。在青翠的竹林中有一座两层的楼阁，叫“翠葆楼”。附近还建有一座阁，叫“色空天”。这座阁比较高，并在二层楼建有宽阔的平台，可以在这里眺望西山的美景。在这些建筑中，间有苍松、翠柏、白杨、绿柳、石碑、太湖石伫立于其中。蓝天白云下的绿湖中，还有一艘船，船上的游人正在饶有兴味地欣赏园中的美妙风光。在岸上有伏牵马饮水於小溪，有士在岸边

漫步沉思，搜索赞誉的佳句。修禊，是古代的一种习俗，每年春天阴历三月初三，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米万钟画的是“勺园修禊图”，所以画中画了许多人物（近百个）在湖边欣赏游玩，这也正体现了勺园以水取胜的特点。从画中可以看出，其中只有两座楼阁，其余大都是一般民间普通房屋，但都很幽雅别致。正如当时人们所称誉的那样：“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米万钟曾亲治“海淀渔长”一方小印，以示勺园水盛。

勺园约建于明代万历四十到四十一年间（1612—1613）。建成后，米万钟非常自鸣得意，经常召集同僚和好友到勺园聚会，吟诗作赋予以称颂。米万钟自己也作了许多诗，题名“勺园”七律的就有十首，《宛平县志》仅录存四首，其余都不可得了。其中一首诗是这样：

幽居卜筑藕花间，半掩柴门日日闲。  
新竹移来宜作径，长松老去好成关。  
绕堤尽是苍烟护，傍舍都将碧水环。  
更喜高楼明月夜，悠然把酒对西山。

关于勺园，在明清人的笔记中，记载的很多。称赞的诗也很多。袁中道的诗就是其中突出的一首：

闻说园林胜，虽忙也爱游。  
到门惟见水，入室尽疑舟。  
綦屐凌香雪，尊罍映绮流。  
藕花犹自好，露上不知秋。

米万钟后来因为得罪魏忠贤而去职。传说是因为他爱石成癖，看中了房山产的一块大石头，出资欲运至勺园，后财

力不足中途而止，以至败家，故此石又曰败家石。后来乾隆年间，由乾隆皇帝运至清漪园(颐和园)乐寿堂前，取名“青芝岫”。崇祯元年，魏忠贤被处死，米万钟复职，任太仆少卿，于崇祯四年(1631)病故。葬米家坟，就是北京大学燕南园西北角(据《养吉斋丛录》，《宛平县志》也说米万钟坟墓在海淀)。但米万钟墓至今尚未发现，推想其墓距米玉墓不会太远。米万钟死后，家道衰落。其子米寿都(吉士)是个潦倒文人，“绝意不仕”。间或“遨游焚字”，间或“缓步西山，徘徊霜枫红叶之间”，后来也曾一度当过知县。1934年10月，发现米寿都墓砖，上刻有“皇清文林郎江南淮安府沐阳县知县米寿都待封儒人、赵氏图书口灵”。知其死后仍然葬在米家坟地。米万钟孙米汉雯(紫来)，是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康熙十八年，荐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也是书画家，与其祖父米万钟，被人称为明清“大小米”。米汉雯弟米汉倬(星岸)，屡试不第，遂不复应举。“性好急人之难，见义勇为。尝出重资拯溺人。交河岁饥，出粟济之，不责偿。”后病故。但他们都已不复居于勺园了。

明清易代，勺园日渐荒芜。由于其风水位置好，便划归清皇室，在勺园故地建造了一座弘雅园，并且由康熙亲笔题写匾额“弘雅园”三字。后为郑亲王府(见《宸垣识略》卷十四)。乾隆四十九年，郑亲王逝世，此园收归内务府所有。嘉庆初年，正式建为文职各衙门堂官的公寓。此事见于嘉庆朝《东华录》：“嘉庆六年五月。癸卯。谕。前因满汉文职各衙门堂官。圆明园向无公寓，特赏给弘雅园屋宇作为各该堂官等公所。因思园名系圣祖仁皇帝御题，是以彼时弘

字未经缺笔。今即赏作公寓，自应敬避。著将原奉御书匾额缴进，恭瞻后交寿皇殿敬谨尊藏。朕书集贤院匾额颁给悬挂，以昭恩赉。”这就是说，于嘉庆六年（辛酉，1801），正式将“弘雅园改名为集贤院”，并由嘉庆皇帝亲自书写匾额，作为堂官退值休息之所。

乾隆年间，关于弘雅园的情况，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派来的特使的回忆录中，有记载。当时英国特使为了等候朝见皇帝，就被安排在弘雅园住下。英国特使夏尔尼在日记中写道：“所备为余等居住者，为数庭院，各有堂厢，共在一园内。园为中国式，曲经缠绕，小河环流，中成一岛，上有凉榭一。草与杂树林相间杂，高下不齐，顽石乱堆。全园居高垣内，园门有兵守之。房屋中有颇敞幽雅不陋者，惟久未修理。”该使团秘书斯当东记载与上基本相同：“海淀与圆明园，有别墅一所，盖备以居大使及使团人员者。墙内地在12英亩以上，中为园，园径蜿蜒，小溪环一岛，小林种杂树，间有青草地，高下不齐，顽石乱堆。屋舍则堂厢环对，各为庭院。房屋皆清雅不陋。……皇帝居邻园（指圆明园）时，此地为外国使臣或远省大官吏来京者寓居之所。然不用者久矣，且急待修理也。”

弘雅园自嘉庆六年改为集贤院后，便作为大臣退值休息之所，也曾作为招待外国使臣之所。清咸丰十年（1860）八月，英法联军进逼北京，集贤院也曾一度作为囚禁英法俘虏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一次，英法强盗放火焚烧了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集贤院也在此次化为灰烬。

清初，海淀一带，明朝建造的园林都为清朝的皇家贵族及王公大臣们所有。建造得最早的是圣祖玄烨皇帝（康熙）



在明李伟清华园故址建造的第一个皇家园林——畅春园。

康熙皇帝在《畅春园记》中说：因为“久积辛劬，渐以滋疾”，看到这里“沃野平畴，澄波远岫，绮合绣错，盖神皋之胜区也。”“爰稽前朝威畹武清侯李伟因兹形胜，构为别墅。”据一位曾目睹畅春园的官吏说：畅春园“垣高不及丈，苑内绿色低迷，红英烂漫。土阜平坳，不尚奇峰怪石也。轩楹雅素，不事藻绘雕工也。”（程庭：《停驂随笔》）（关于“畅春园”情况这里不详加介绍，请参看有关书籍）畅春园建成后，除了要举行重大庆典外康熙皇帝就在畅春园内听政，因为这里“酌泉水而甘”，实在是养颐的胜地。所以附近的园林，也都先后赏给他的儿子们居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将在畅春园北边的一个园子赏给了后来的雍正皇帝，就是后来扩建而成的圆明园。

因为康熙皇帝经常要在畅春园驻蹕以“避喧听政”，为了听召、趋朝的方便，那些王公大臣们便也相继在海淀附近购地建园。据《天咫偶闻》说：“自康熙以后，御驾岁岁幸园。而此地益富。王公大臣亦均有园，翰林有澄怀园，六部司员各赁院。”这里说，没有园子也要租赁一园，却有其事。清代饶有名气的大官僚和学者张廷玉（1672—1755），康熙进士，曾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加太保。他在一首《西郊寓斋看花歌》中说：“去年赁得将军舍，别开幽户离宫前。屋宇无多芳径曲，轩楹欲断回廊连。”题注中说：“寓为楚将军别业，将军西征，故予得赁居之。”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清初这里就曾经是许多将军的别业，但清初战事未宁，园居未久，又得出征，变化很大。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康熙帝经常驻蹕畅春园，使得重臣也不得不